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莊絅聰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四

宋 王雱 撰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

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逄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萇弘忠誠也反

所以蒙流死之辱孝已曽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

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禄之榮豈理勢之必

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

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

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

加哀樂不能入儻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

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於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

河侯語以歲終得金而方貸見所貸不為必得矣外
物固可必歟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
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没
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知而然後為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為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為患乎此亦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原本有闕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

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爲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刳腸而鑽占𥝢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以不可必而已龜爲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

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盖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

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徳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而與世推

移夫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盖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能遊於世而不僻與人無迕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無蔽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徹為明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徹為聰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徹為顫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徹為甘心無窒而

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徹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徹為德夫內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可以補病眥𥈭可以休老寧可以

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

者以善毁爵爲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宜爲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惟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閒之矣賢人

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爲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駄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爲所以豫順而已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黙然後心得

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五

宋 王雱 撰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大道必假言辭而諭之莊子因而作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

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欲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袪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爲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

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為迂恠也故託為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厭也故推為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巵言者不為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巵器傾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然之分矣故曰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者周之所以用而為書也以三者而訊問

周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

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此卮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為一時之所變與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也夫與時偕行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所為者是則今之所以為非也今之所為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為非也蓋才全而能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而以為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則鳴氣息則止使天

下心服而自定也故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者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為親也為

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嘗樂也仕本為親而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厯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聖人之道與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顔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迕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奥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

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於大妙未足以爲心得也顔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也然而與聖人有間者聖人生而知之矣安佚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耼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

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巳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於形形雖巳之所具而無藉於巳故影之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火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

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

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六

宋 王雱 撰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莊子因而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為也有為卒至於無為無為之

原本有闕文

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下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

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為也知天之所為者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覩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蔽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為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顔闔者真惡富貴也

顔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囂然不顧而誑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

所以取之也故顔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人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

原本有闕文

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吴軍入郢說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說此

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

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

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

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

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

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戸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

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

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胷中所以逍遥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户而甕牖曾子顔色腫噲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或歌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

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寘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顔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鼔琴而自娱也夫不仕者自足也自娱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為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糝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娱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

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為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

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汩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

此子貢遽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

為貧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

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壊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髙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

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頼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為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䇮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為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

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為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

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

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憲曾子顏回不以貧

賤爲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

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

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絶而自適也湯武之除

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

原本有闕文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七

宋 王雱 撰

盜跖篇

夫達生之韜聚不役富貴利禄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之所以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

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

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

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

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原本有闕文

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

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

故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

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

天地之間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閒而自適者幾希豈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爲諸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跖而爲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茍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

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茍得

原本有闕文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専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

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

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

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

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為明

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

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原本有闕文

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茍得者以茍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茍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茍得之鋭也然茍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已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

此知和所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為寓言

説劒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以示人莊子因而作説劒篇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

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説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趙國

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
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
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
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
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

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

夫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不測力旋

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是以莊子說斂而言示之以虚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虚者所謂退處幽密也開之以利者所謂斡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内也故處幽密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斡萬化則萬物贍足而衣被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内則以神道設

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劒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子就舍待命而試為劒何其蒙蔽之過乎

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

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賔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

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劒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劒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劒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强為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

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内無不賓服有為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𠜂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遽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

原本有闕文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莊鮑聰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八

宋 王雱 撰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

原本有闕文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敎已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
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
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
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
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失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為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美財用之匱乏皆所為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讒賊險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

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禄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為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為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

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

湛於人偽而晩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

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順順之則成故道

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
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
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
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
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動
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於寓言

列御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巳而與物同則未為

至人而巳矣莊子因而作列御寇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

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而五饗先

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巳曰夫内誠不解形

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饗

人特為食羮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

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昬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昬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揺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藏真者固

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故所處則使人不貴

已所為則使人不可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

人之道如此也至於御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

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五饗之先

饋也夫饗之先饋者此人之所以致恭也恭而不已

原本有闕文

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縁其

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

學其終所以為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為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人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已化而反勝已故感激怨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

者所謂亡其不正也衆人安其所不安者所謂存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為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為衆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為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為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默

則無為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為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為不有為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為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

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歟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為其道而以蹇淺之知為其智闕 蔽神而欲以澤世而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闕 太初之真理所謂心感而力不贍也安知至闕 為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出處闕 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釐物而天下莫知其為也豈若世俗之所為乎故曰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于顔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

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窈兮無爲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爲臣於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

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與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晦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令用於魯而為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為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所以為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

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闇蔽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相靡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此不為闇蔽之人乎故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為之累安有傷生之患也故

曰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是天之用也情貌愿達緩釬之殊是人心之

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人心之用所為難測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為如得於飲也其去義若熱者見而不為而必熱於中矣是有為而已安若不為之為𢿋非至人孰能與此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

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内直而外不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其能足以剸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之所藏也小人所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莊子所以有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

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矣故曰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年而身愈恭蓋曾子以禄秩雖厚而不足以爲榮曾子謂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悦於外也故曰心有睫有睫則不能

反視而覿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者也惟

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爲也故曰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理也達知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

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引在笥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人廟之犧為喻是貴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晨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恐其烏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徵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見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九

宋 王雱 撰

天下篇

夫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外則雜雜則道徳不一於天下矣莊子因而作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為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為神而其徼所以為明内所以為聖而外所以為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

原本有闕文

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

而所以為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徳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徳徳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

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竝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矯

夫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

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鬰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藏於内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散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為言始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毁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

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

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
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
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接萬物以别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
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敎雖天下不

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

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鋭則挫矣常寛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説之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

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

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晲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

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原本有闕文

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又自以其説為謬悠其言為荒唐其辭為無端崖者葢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書為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窒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九

南華真經拾遺

宋 王雱 撰

太廟之犧　周之為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之常人爾夫以周

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

罔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為影以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夢為蝴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為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

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為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為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

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為書而言及鯤鵬蜩鷽斥鷃鷦鷯螘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

為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鏌鎁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修也德者已之所有也於已之所有人益之是修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修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修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

通亦樂以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顔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内而後忘外仁義内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内外忘然後能坐忘此

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為常

動與物為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為離動與物為搆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如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為徳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徳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徳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徳不至何由得徳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寓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周之意有冀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

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

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説則其為（以下原闕）

南華真經拾遺